

店名中的趨新與懷舊

顧江萍

廣州師範學院外語系

在廣州繁華的中山五路，有一家新開的服裝店，叫「奇美洋服店」。在已與世界廣泛交流的今天，看到還有「洋服店」，頗有新鮮之感。懷着看個究竟的心情，走了進去，原來就是製作西裝的服裝店。為何「西裝」不用，偏偏撿起早已不用、並曾被視為民族恥辱的「洋」字？這使我想起了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之風剛剛興起，在大學校園裏人們的穿着還是幾乎清一色的列寧裝、中山裝、學生裝，有一位男同學斗胆第一個穿起了西裝，過幾天還扎起了領帶。校園轟動了，男男女女像看猴子似的。在這位同學去教室的途中，往食堂的路上，雖然沒有出現「羣怪聚罵」，卻是隨處可見的「指目牽引」。因為在當時的大陸，「西裝」似乎就等於是西方，西方的生活方式竟然跑進了中國來。西裝成爲當時最時髦的象徵。誰知人事難測，短短的幾年，西裝泛濫全國。到八十年的中期，西裝竟到處滯銷，西裝的神奇色彩盡褪，看來「奇美洋服店」的店主之所以採用「洋服」之名，是爲了重新喚起人們對時髦、對所謂新潮的垂青。「洋服店」的命名清楚顯示出詞語命名中的強烈求新意識。

這種現象我們稱之爲店名中的「趨新」意識。一談到詞源，總以爲是久遠時代的古老事情。其實，店名的選擇確定就是一個新詞語的產生，探討店名的原由，也屬於詞源的範圍。由於店名的選取總是隨着店主經營的需要而經常變動，因而從店名的變化來看詞源的形成，頗爲容易看出它的人文內涵。店名命名中的「趨新」會在相當廣泛的範圍中體現出來。像上面舉的「洋服店」就體現了對外界新奇事物的刻意追求，下面再看一些典型的例子：

「士多」是對英語 stores 的對譯，指小百貨店、小雜貨店。「屋」在日語中也是指小商店，七十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對西方的開放，在那些日子裏，英語相當吃香，「士多」店在廣州相當流行。晚近時候，隨着日本經濟力量在大陸影響的增長，日語受歡迎的程度也倍增。現在看看廣州的街頭，那些裝修豪華、貨品高檔、派頭十足的多以「屋」爲名。像「精品屋」、「麵包屋」、「鞋屋」、「首飾屋」，林林總總。而昔日獨領風騷的「士多」店，現在多已爲店面陳舊、生意清淡、勉力維持。最近在廣州的解放中路新開了一家飲食店，名爲「台灣料理店」。在日語中，料理者，烹調也。看來又一個新的日本詞語傳入了大陸。考察一個新詞語的出現，往往與一種嶄新的社會現象、與人們的社會時尚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當這個新事物在人們心目中失去新鮮感時，又一個新詞語必會重新出現。像在日本，受青睞的就不是「屋」而是江ノ戸（shop）。.

人們在店名、在詞語的選定中，「趨新」意識並不僅僅表現在對新奇事物的追尋，也會突出表現在對新潮觀念變化的認同。廣州是個商業氣息十分濃厚的城市，街上大店小店供奉着的神靈，還有那頂在店面上的招牌，都很清楚地表現了出來。「大發」、「明發」、「發記」、「永利」、「永昌」、「順興」、「勝達」、「迅發」、「旺發」都是常見的店名，發財的願望昭之於衆。當然這大都是些財力有限，希望立竿見「銀」的中小之店。財大氣粗的主人則多選擇富貴氣十足的名稱，像「貴都酒店」、「富豪酒家」。隨着品味的提高，人們的精神追求似乎多起來，追求雅致，這方面的店名也就不斷出現了，而且多為講究、豪華但又別致異常的公司企業。

在對雅致的深入追尋中，人們發現那些野味野趣的東西竟是今日最為時尚的享受。一時間，那些趕得上潮流的店家都啓用了早已被認爲是山鄉水野而遺忘了好久的詞語。像「觀」、「村」、「坊」、「莊」又大行其道。「翠亨村」座落在五星級賓館中國大酒店中，新建的越秀大廈中有「蓮花坊」，「南海漁村」則爲著名的海鮮食家，部分或由香港傳來，但這種向原始味的靠近，我們稱之爲取名上的「懷舊」。

店名詞語上的這種「趨新」與「懷舊」，其實正是人們的價值觀念、情緒走向的一種反映。這也就是店名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語言在這裏發揮着重要的媒介和表徵作用。在商業追求這一巨大力量的推動下，店名詞語也隨之急劇發展，像在商業大潮浪尖上的一朵朵白花，迅速、淺近地映射着時代生活的變化。